

记录沧桑历史的国民身份证

杨玥晗

户籍制度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社会制度,是一个国家对基层社会控制的重要工具。我国的户籍制度起源较早,根据甲骨文记载,人口登记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商代。但我国现代式户政的进展十分缓慢,到了民国十六年(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认为“户籍法与清查户口,及推行地方自治,均有密切关系。……为训政时期初步最要工作。”在推行乡自治的基础上,参照英、美、德、日等国的户籍及人事登记制度,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正式颁布《户籍法》,1934年对该法进行修正,1946年对该法进行第二次修正,并规定制发国民身份证,由各地乡镇公所统一发放。发证对象为年满18岁以上的中华民国国民,不分男女。未满18岁,自动请求者也可准予发给,现役军人暂不填发。

在周口市档案馆里,保存着一批民国时期的国民身份证。这些身份证的材质多采用硬质纸张,格局略有不同,规格10~13厘米宽,7~9厘米高。民国时期的身份证上可以看到的信息十分丰富:不仅有照片、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住址等现代身份证上显示的信息,还有教育程度、公民资格、从事职业、家属基本情况等与现在户口簿功能相似的项目,甚至有指纹、身长、面貌和特征这些特殊项目。指纹分左右拇指分别描绘在对应的栏目里,同时对持证人的十指用“箕”“斗”予以表示,“斗”纹(指纹成圆圈形,没有开口)划○,“箕”纹(指纹不是圆圈状,有开口)划△或×;对身长要填清几尺几寸几分;面貌要注明脸型、肤色;特征栏要标出麻子、跛子、聋子、结巴等。

民国时期身份证件的特点之一是

种类繁多、名称内容不统一。即使在同一地区,不同时期的身份证件名称、格式和内容也不一样。以周口市档案馆馆藏的国民身份证为例,从1942年到1948年,就先后出现“居住证”“流动人口居住证”“河南省开封县国民身分证”“南京市民身分证”“中华民国国民身分证”五种,其中格式内容也是五花八门。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颁发给刘鸿思的证件名为“居住证”,左侧内页上方为“左食指”“右食指”两个指纹描绘处,下方为照片粘贴处,两边印有颁发日期及“发给此证不取分文”字样,右侧内页有姓名、性别、年龄、住址、职业、填发机关等项目。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颁发给李黄氏的证件名为“中华民国国民身分证”,与刘鸿思的居住证相比,这张身份证上的信息更为丰富。这张国民身份证分两面四折页,正面首页印有“中华民国国民身分证”,下面是持证人的所在地、姓名、性别、出生日期、本籍、寄籍、号码、颁发日期;第二折页注明年龄、职业(行业、职位)、公民候选人格(类别、证书号码)、特征、分析号码、照片或标准指纹、指纹符号(左右手十指),并标明“无照片及未实施指纹区暂填箕斗”;第三折页是公民资格(宣誓地点、日期)、家属(称谓、姓名)、役历(役别、日期、证明长官);第四折页为保甲番号(乡镇、保、甲、户、日期)、住址(名称、日期)、注意事项。直到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之后,全国的身份证才统一为“国民身分证”,里面的格式内容也基本趋于统一。作为一个国家对国民管理的一种工具,不同式样的身份证件正是那个时期整个国家处于战争阶段,社会

动荡不安的具体体现。民国时期身份证件的另一个特点是,重视对持证人的指纹采集工作。由于民国时期拍照技术尚未普及,照相属于奢侈消费,因此在没有照片的情况下,采取采集指纹的办法予以解决。从最开始的时候,用“箕”“斗”描述持证人的指纹特征,发展到后来对持证人的真实指纹予以采集,可以说是很大的进步。从周口市档案馆馆藏的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颁发给李黄氏的中华民国国民身分证上可以得到印证,该证内页的左下角印有“照片或标准指纹”一栏,右下角印有“指纹符号”一栏。在没有照片的情况下即在粘贴照片处按下持证人指纹,同时在“指纹符号”一栏细分“手别(右手、左手)、指名(大指、食指、中指、环指、小指)”,对左右手十个指纹特征以“○(代表箕)”和“△或×(代表斗)”予以采集。这种采集指纹的办法,不但采集到十手指的指纹形状特征,而且还采集到独一无二的真实指纹。当时的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曾得意地称:查验手纹箕斗是最科学、最准确的一种方法。

现在我们使用的身份证件,已经不像民国时期的身份证那样,为了快捷准确地核定信息情况将私人信息详细地标注在上面。而是内置了数字芯片,采用了数字防伪措施,储存个人图像和信息,使用机器读取,注重保护个人隐私和资料安全。2017年12月25日,由公安部第一研究所推出的身份证网上应用凭证“网证 CTID”,在广州市南沙区签出了全国第一张。“网证 CTID”是依据《居民身份证》,以身份证制证数据为基础,通过国家“互联网+可信身份认证平台”签发的,

“网证”与实体身份证芯片是唯一对应的电子映射文件。简单地说,它能够以手机联网的形式验证实体身份证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并且在验证过程中保护公民的隐私。可以在酒店登记、物流寄递、工商注册登记等要求客户实名的情况下,提供身份证件服务。有了“网证”,办事群众无需再携带实体身份证即可办理相关试点业务,也无需留存身份证复印件,不仅有效保护了公民个人隐私,同时大大提升了政务服务的效率与准确性。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网证”,刷脸即可线上获取黑白“简易版”身份证“网证”。不过目前,网证的使用只在广东省试行,未来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些都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

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的记忆会逐渐模糊,但档案上的记录依然清晰。这些民国时期的国民身份证,经过了几十年的岁月沧桑,纸质已发黄变旧,但为身份证发展历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材料。从民国身份证件的变化过程,我们看到的是国民政府对户口的管理工作逐渐趋于严密、趋于科学。从身份证件的演变过程,我们看到的是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这就是档案的意义,作为历史的真实记录,它反映了时代发展的轨迹和脉络,记录了历史、传承了文明,是激励我们自强不息前进的优秀遗产。^②

袁世凯与近代朝鲜

范闽杰

完胜日本

八·师徒反目

对日军交战胜利后,袁世凯还没有来得及仔细玩味胜利的喜悦和兴奋,麻烦就接踵而至,令其灰头土脸,狼狈不堪。袁氏躺着中枪,莫名其妙地被自己昔日的老师张謇骂了个狗血喷头。张謇年轻时就以文采名达于当时,甲午科殿试更以一甲第一名的成绩,被两宫点了“状元”,要被晚清第一文章高手不吝笔墨地痛斥也是袁世凯的荣耀,虽达不到洛阳纸贵的程度,张謇近三千字的鸿篇巨制想必也能让袁世凯的知名度因此提高几个百分点。状元骂人都是广誉曲谕,引经据典,笔者实在不忍删掉一字,失其文彩,故将《与朱曼君、张謇致袁世凯函》全文摘引于下,只在艰涩处稍作注释,以维原貌:

“别后仅奉一书,因知司马^①劳苦功高,日不暇给也。筱公(吴长庆,字筱轩。下同)内调金州,以东事^②付司马,并举副营而与之。窃想司马读书虽浅,更事虽少,而筱公以三代世交,肫然相信,由食客而委员,由委员而营务处,由营务处而管带副营,首尾不过三载。今筱公处万不得已之境,仅挈千五百人退守辽海,而以中东^③全局为司马立功名富貴之基。溯往念来,当必有感知遇之恩,深临事之惧者。及先后见诸行事,及所行函牍,不禁惊疑骇笑,而为司马悲恨于无穷也。”

“司马初来,能为激昂慷慨之谈,且谦抑自下,颇知向学,以为是有造之士,此仆等贸然相交之始。迨司马因铭盘(朱铭盘,字曼君)一言之微,而得会办营务处之号,委札裁下,衔灯煌然,迎谒东抚,言行不掩,心已稍稍异之。然犹以少年气盛,不耐职务,需以岁月或有进境也。东事扰起,适际无人,謇与司马偕行。彼时司马,意气益张,然遇事尚能勤劳,不顾情面,节而取之,兹犹足多。曾不意一旦反复,夸诞谬戾,至如今月所闻所见者也。凡诸无据,如自上《申报》,以戈虚名;诡设文馆以移物听事等,尚不足以折司马之心,姑不说。请即仆等所躬被者论之:一营务处常事耳,南北两岸、洋河、沿海道、府、州、县,往往有营务处之名也。仆等与司马,虽非旧识,要是贫贱之交,而往春初见,甚诩谓作公孙子见文澜之状^④,一再视讯,不少愧悔,此一可笑;謇今昔犹是一人耳,而老师、先生、某翁、某兄之称,愈变愈奇,不解其故,此二可笑;謇^⑤司筱公支应所,司马既有领款,应具领结,督因司马同领结格式,遂即开写。辄斥为:‘何物支应所,敢尔诞妄?’不知所谓‘诞妄者’何在?勿论公事矣,謇于司马平昔交情何如?而出此面孔,此三可笑。”

“顾此犹寻常世态也,司马今贵人,不足以轻重。更即有关于司马品行心术者论之:司马所谓营务处,分统三营之营务处也;会办朝鲜防务,孝亭(吴兆有,字孝亭)会办也。公牍具在,文理昭然,而司马札封称,钦差北洋大臣会办朝鲜防务总理营务处,将不屑于此闻矣?则不应受事,将以此愚瞽东人矣?则

东人不尽无知;将窃借北洋以欺人歟?则人不可欺。言官劾左宝贵者,列其妄称饮差、致命字样,不知司马此举与左宝贵何异?此其一。营务处是差事,而(袁世凯)官则同知,五品耳。于镇将用札(札付,官府中上行下的公文),于州用札,等而上之,将道员兼营务处者,于实缺提镇,亦当用札耶?在司马之意,岂不畏关防自北洋,便用北洋体制。彼州县检薄之印,无一不颁自礼部,将亦与礼部一体耶?事例乖谬,此其一。既为孝亭会办,同见国王,便当孝亭居左,一应公事,便当会孝亭前衙,而事事任性,妄自尊大,威福在我,陵蔑一切,致使将领寒心,士卒怨拂,司马将谓势力可以摄人,权仗可以处世耶?不学无术,此其一。内地职官,惟实缺出则张盖(张盖,即出行打伞),若营务处、营官,从未见有之者,乾、嘉间册使东临,国王迓以肩舆,曾被诏旨申饬,事载《朝鲜大事考例》。而司马居然乘舆张盖,制五色马旗,呵殿(官员出行,前呼后殿)出入,平时建兵船黄龙大旗,不知自何处地?置孝亭何地?置国家体制于何地?此其一。副营是筱公三十载坐营,方檄司马接管之日,歛欷嗟叹,偏(通假字,当为‘遍’)谓宾僚,慰亭是三世交情,吾所识拔,必不負吾,必不改吾章程。而司马接管后,初次来函,便较论海防教练各费,吞吐其辞,意谓筱公曾借以冒领浮支,使之惊觉恐惧乎?不知海防费二千两,金州、朝鲜各得其半,系有明文。教练费早于去冬十月截止,鼎铛有耳,岂不闻之?且筱公故人旧部从者实多,用度日绌,而其津贴司马,动二三百、四五百不等。即司马到营之始,仆役口粮,亦照差官发给。今恩旨所在,略不顾,义利之辩,略不省,此其一。筱公以副营界司马,有举贤自代,衣钵相传之意。受人知者,虽其人一事一物,亦须顾惜,而司马自矜家世,辄问何谓区区何足奇?便统此六营,亦玷先人。夫子孙当思祖父所以荣至而福后人者,兢业以绍其休,不应对君家公路、本初(袁术,字公路;袁绍,字本初。均为三国时期人),四世三公之陋说;且由司马之说,则令叔祖端敏公(袁甲三,谥号端敏),令堂叔文渊公(袁保恒,谥号文渊)进士也,尊公(指其嗣父袁保庆)及令堂叔子久观察(袁保龄,字子久)举人也,司马何以并不能博一秀才,玷有先于此,大于此者,何不此之耻;而漫为夸说,使人转笑筱公付托之非,易一人而如此焉,司马谓其尚有良心乎?此其一。贩烟有诛,宿娼有禁,司马所曾律以杀人刑人者,而烟膏鬻自三军府(袁世凯部驻地)则容之,官妓三名,聚宿三军府,则躬与之,不知何以对所杀所刑之人而无愧?此其一。教练新建营,会办朝鲜防务,司马所得预者军事耳,此外朝鲜一切政事,岂应越俎?而尹泰骏之被褫归第,李祖渊之解去兵符,司马公然为关说;张敬夫所购湖桑,必不值一万四千金,此中弊害,人所晓,司马公然为之主持。司马今日,方谓凭我一言,何事不办,以此自鸣得意,雅不原有识之嗤之于后,此其一。筱公于北洋(暗指李鸿章)。李鸿章直隶总

督,北洋大臣。下同)三十余年之旧部也,孝亭亦三十余年之旧部,司马与北洋辗转因缘,而窃承其呼吸者,裁年余耳。司马尝为仆等说李某一忌文诚公,先公事,愤恨不已,今何以裁得其一札,公牍私函便一札曰禀北洋,再则曰禀北洋,岂昔所谓者,今已修好耶?抑挟北洋之虚声,以笼罩一切耶?抑前所云者,不过因李某一冒天下之不韪,而姑假此说以附清议(指清流派)之末焉,是皆不可,况北洋未必尽吞噬天下之人;天下之人,亦未必尽如司马之叛心委命于北洋。不然,愚人自露其先后不侔之迹,此其一。茅少笙(茅延年,字少笙)、纪雨农(纪堪沛,字雨农)之二人者,司马曾亲为仆等言其轻躁贪鄙货挟妓之状,且述二人酗酒辱骂筱公语,斥其病狂丧心,当时意司马诚知人,诚忠于筱公,有见于用事者,乾、嘉间册使东临,国王迓以肩舆,曾被诏旨申饬,事载《朝鲜大事考例》。而司马居然乘舆张盖,制五色马旗,呵殿(官员出行,前呼后殿)出入,平时建兵船黄龙大旗,不知自何处地?置孝亭何地?置国家体制于何地?此其一。副营是筱公三十载坐营,方檄司马接管之日,歛欷嗟叹,偏(通假字,当为‘遍’)谓宾僚,慰亭是三世交情,吾所识拔,必不負吾,必不改吾章程。而司马接管后,初次来函,便较论海防教练各费,吞吐其辞,意谓筱公曾借以冒领浮支,使之惊觉恐惧乎?不知海防费二千两,金州、朝鲜各得其半,系有明文。教练费早于去冬十月截止,鼎铛有耳,岂不闻之?且筱公故人旧部从者实多,用度日绌,而其津贴司马,动二三百、四五百不等。即司马到营之始,仆役口粮,亦照差官发给。今恩旨所在,略不顾,义利之辩,略不省,此其一。筱公以副营界司马,有举贤自代,衣钵相传之意。受人知者,虽其人一事一物,亦须顾惜,而司马自矜家世,辄问何谓区区何足奇?便统此六营,亦玷先人。夫子孙当思祖父所以荣至而福后人者,兢业以绍其休,不应对君家公路、本初(袁术,字公路;袁绍,字本初。均为三国时期人),四世三公之陋说;且由司马之说,则令叔祖端敏公(袁甲三,谥号端敏),令堂叔文渊公(袁保恒,谥号文渊)进士也,尊公(指其嗣父袁保庆)及令堂叔子久观察(袁保龄,字子久)举人也,司马何以并不能博一秀才,玷有先于此,大于此者,何不此之耻;而漫为夸说,使人转笑筱公付托之非,易一人而如此焉,司马谓其尚有良心乎?此其一。贩烟有诛,宿娼有禁,司马所曾律以杀人刑人者,而烟膏鬻自三军府(袁世凯部驻地)则容之,官妓三名,聚宿三军府,则躬与之,不知何以对所杀所刑之人而无愧?此其一。教练新建营,会办朝鲜防务,司马所得预者军事耳,此外朝鲜一切政事,岂应越俎?而尹泰骏之被褫归第,李祖渊之解去兵符,司马公然为关说;张敬夫所购湖桑,必不值一万四千金,此中弊害,人所晓,司马公然为之主持。司马今日,方谓凭我一言,何事不办,以此自鸣得意,雅不原有识之嗤之于后,此其一。筱公于北洋(暗指李鸿章)。李鸿章直隶总

督,北洋大臣。下同)三十余年之旧部也,孝亭亦三十余年之旧部,司马与北洋辗转因缘,而窃承其呼吸者,裁年余耳。司马尝为仆等说李某一忌文诚公,先公事,愤恨不已,今何以裁得其一札,公牍私函便一札曰禀北洋,再则曰禀北洋,岂昔所谓者,今已修好耶?抑挟北洋之虚声,以笼罩一切耶?抑前所云者,不过因李某一冒天下之不韪,而姑假此说以附清议(指清流派)之末焉,是皆不可,况北洋未必尽吞噬天下之人;天下之人,亦未必尽如司马之叛心委命于北洋。不然,愚人自露其先后不侔之迹,此其一。茅少笙(茅延年,字少笙)、纪雨农(纪堪沛,字雨农)之二人者,司马曾亲为仆等言其轻躁贪鄙货挟妓之状,且述二人酗酒辱骂筱公语,斥其病狂丧心,当时意司马诚知人,诚忠于筱公,有见于用事者,乾、嘉间册使东临,国王迓以肩舆,曾被诏旨申饬,事载《朝鲜大事考例》。而司马居然乘舆张盖,制五色马旗,呵殿(官员出行,前呼后殿)出入,平时建兵船黄龙大旗,不知自何处地?置孝亭何地?置国家体制于何地?此其一。副营是筱公三十载坐营,方檄司马接管之日,歛欷嗟叹,偏(通假字,当为‘遍’)谓宾僚,慰亭是三世交情,吾所识拔,必不負吾,必不改吾章程。而司马接管后,初次来函,便较论海防教练各费,吞吐其辞,意谓筱公曾借以冒领浮支,使之惊觉恐惧乎?不知海防费二千两,金州、朝鲜各得其半,系有明文。教练费早于去冬十月截止,鼎铛有耳,岂不闻之?且筱公故人旧部从者实多,用度日绌,而其津贴司马,动二三百、四五百不等。即司马到营之始,仆役口粮,亦照差官发给。今恩旨所在,略不顾,义利之辩,略不省,此其一。筱公以副营界司马,有举贤自代,衣钵相传之意。受人知者,虽其人一事一物,亦须顾惜,而司马自矜家世,辄问何谓区区何足奇?便统此六营,亦玷先人。夫子孙当思祖父所以荣至而福后人者,兢业以绍其休,不应对君家公路、本初(袁术,字公路;袁绍,字本初。均为三国时期人),四世三公之陋说;且由司马之说,则令叔祖端敏公(袁甲三,谥号端敏),令堂叔文渊公(袁保恒,谥号文渊)进士也,尊公(指其嗣父袁保庆)及令堂叔子久观察(袁保龄,字子久)举人也,司马何以并不能博一秀才,玷有先于此,大于此者,何不此之耻;而漫为夸说,使人转笑筱公付托之非,易一人而如此焉,司马谓其尚有良心乎?此其一。贩烟有诛,宿娼有禁,司马所曾律以杀人刑人者,而烟膏鬻自三军府(袁世凯部驻地)则容之,官妓三名,聚宿三军府,则躬与之,不知何以对所杀所刑之人而无愧?此其一。教练新建营,会办朝鲜防务,司马所得预者军事耳,此外朝鲜一切政事,岂应越俎?而尹泰骏之被褫归第,李祖渊之解去兵符,司马公然为关说;张敬夫所购湖桑,必不值一万四千金,此中弊害,人所晓,司马公然为之主持。司马今日,方谓凭我一言,何事不办,以此自鸣得意,雅不原有识之嗤之于后,此其一。筱公于北洋(暗指李鸿章)。李鸿章直隶总

督,北洋大臣。下同)

不觉刺刺。听不听,司马其自酌之。”^⑧ 张謇以为袁世凯见信要么“大怒大骂”,要是故作“含弘”,必取其一。他太小看袁世凯了,小袁表现出和他年轻不相适应的稳重成熟,以沉默回应粗暴,让你反觉无趣。其实,张謇因对李鸿章不满,而迁罪袁世凯是狭隘的,连《张謇传记》的作者刘厚生都这么认为:“长庆之死虽由于病,但李鸿章用种种排挤之卑鄙手段,使之愤慨抑郁,促其天年,或系事实。而决非与袁世凯之行为,有何关联。但长庆部下,与袁世凯有宿恨者,则装点附会,以成世凯罪行。甚至说,李某一茅少笙(茅延年,字少笙)、纪雨农(纪堪沛,字雨农)之二人者,司马曾亲为仆等言其轻躁贪鄙货挟妓之状,且述二人酗酒辱骂筱公语,斥其病狂丧心,当时意司马诚知人,诚忠于筱公,有见于用事者,乾、嘉间册使东临,国王迓以肩舆,曾被诏旨申饬,事载《朝鲜大事考例》。而司马居然乘舆张盖,制五色马旗,呵殿(官员出行,前呼后殿)出入,平时建兵船黄龙大旗,不知自何处地?置孝亭何地?置国家体制于何地?此其一。副营是筱公三十载坐营,方檄司马接管之日,歛欷嗟叹,偏(通假字,当为‘遍’)谓宾僚,慰亭是三世交情,吾所识拔,必不負吾,必不改吾章程。而司马接管后,初次来函,便较论海防教练各费,吞吐其辞,意谓筱公曾借以冒领浮支,使之惊觉恐惧乎?不知海防费二千两,金州、朝鲜各得其半,系有明文。教练费早于去冬十月截止,鼎铛有耳,岂不闻之?且筱公故人旧部从者实多,用度日绌,而其津贴司马,动二三百、四五百不等。即司马到营之始,仆役口粮,亦照差官发给。今恩旨所在,略不顾,义利之辩,略不省,此其一。筱公以副营界司马,有举贤自代,衣钵相传之意。受人知者,虽其人一事一物,亦须顾惜,而司马自矜家世,辄问何谓区区何足奇?便统此六营,亦玷先人。夫子孙当思祖父所以荣至而福后人者,兢业以绍其休,不应对君家公路、本初(袁术,字公路;袁绍,字本初。均为三国时期人),四世三公之陋说;且由司马之说,则令叔祖端敏公(袁甲三,谥号端敏),令堂叔文渊公(袁保恒,谥号文渊)进士也,尊公(指其嗣父袁保庆)及令堂叔子久观察(袁保龄,字子久)举人也,司马何以并不能博一秀才,玷有先于此,大于此者,何不此之耻;而漫为夸说,使人转笑筱公付托之非,易一人而如此焉,司马谓其尚有良心乎?此其一。贩烟有诛,宿娼有禁,司马所曾律以杀人刑人者,而烟膏鬻自三军府(袁世凯部驻地)则容之,官妓三名,聚宿三军府,则躬与之,不知何以对所杀所刑之人而无愧?此其一。教练新建营,会办朝鲜防务,司马所得预者军事耳,此外朝鲜一切政事,岂应越俎?而尹泰骏之被褫归第,李祖渊之解去兵符,司马公然为关说;张敬夫所购湖桑,必不值一万四千金,此中弊害,人所晓,司马公然为之